

中國話本大系

中國話本大系

拍案驚奇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國話本大系

拍案驚奇

凌濛初 原著

石昌渝 校點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開本850×1168毫米 1732 印張23.625 插頁6 字數536,000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冊

ISBN7—80519—166—2/I·55

責任編輯：吳偉斌 定價：17.50元

前言

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由作家獨立創製的話本小說集就是《拍案驚奇》，僅此一點，便足證其歷史地位的重要了。但是，長期以來，凌濛初（一五八〇—一六四四）和他的《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却被貶低了。主要因為：第一，凌濛初曾參加鎮壓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他的作品，如《拍案驚奇》卷三十一《何道士因術成奸，周經歷因奸破賊》，對明初農民起義的女英雄唐賽兒極盡醜化之能事；第二，他的作品有許多色情、迷信和宿命論描寫。第一條的確是事實，而且毫無疑問，這是凌濛初和他的作品的一個污點。但我們評論凌濛初，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文學家，不能抓住他政治上的一個問題就對他作出總括性的結論。即使他是政治家，也不宜用對待農民起義的態度作為肯定和否定的分界線。第二條則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凌濛初是一位憤世嫉俗的小說家，他憂鬱地關注着明末社會的種種問題。《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共七十八篇小說，它們生動地描述了那個時代裡官場衙門的黑暗，科舉制度的弊端，煉丹拜金的荒唐，揮霍縱慾的世風，青年男女愛情的悲喜劇，一夫多妻的惡果，貧窮和富貴的對立，僧侶的謀財和漁色，市儈商人的狡詐和志誠商人的仁厚，等等，這些五光十色的故事主要以運河（而主要又是南運河）為背景，勾勒出一幅明末社會日薄西山的慘淡圖畫。凌濛初企圖挽狂瀾於既倒，這種兼濟天下的強烈意識，在他為作品中的一些清官所草擬的官司判詞以及穿

插在情節中的大段議論中，表現尤為鮮明。可悲的是，面對已經熟爛了的封建社會，他仍然應用已經陳腐的封建觀念來加以審視、思考和描繪，想要解決這些社會矛盾，他只能乞靈於因果報應和早已崩壞的仁義道德，只能乞靈於清官或者俠客。他的蒼白無力的說教，在污濁不堪、腐敗透頂的社會現實面前，顯得是那麼的書獃子氣，而且多少有點滑稽。但他的意識畢竟深深切入了社會和人生，他的作品畢竟灌注着他憂患憤激的情志，他的作品在我國小說史上作出了寶貴的建樹。

凌濛初有他庸俗的一面，此外，他完全知道書坊主人請他寫話本小說，純粹出於營利的目的。他在寫作中，不能超越自我的庸俗，同時也不能超越市民讀者的庸俗，這種情趣流至筆端，便形成作品趣味低級的一面。七十八篇小說，堪稱上乘的作品也包含封建的糟粕，更無論那些受書賈敦促、勉強湊數的作品了。

《拍案驚奇》原刊本為明代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尚友堂刊本，四十卷。國內已經亡佚，僅有日本日光輪王寺慈眼堂法庫藏本。此外，日本廣島大學還藏有這個版本的原版重印本，三十九卷，題為《初刻拍案驚奇》。所缺的一卷為四十卷本之第二十三卷《大姨魂游完宿願，小姨病起續前緣》，但它將原刊本的第四十卷《華陰道獨逢異客，江陵郡三折仙書》重刻後補為第二十三卷。這就是說，三十九卷本，除了第二十三卷係後來補刻外，其他三十八卷皆係尚友堂原版。此三十九卷本的復印本經章培恒先生從日本携回，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編者將四十卷本的扉頁、目錄頁及第四十卷全文作為附錄，一併影印。而所缺的四十卷本的第二十三卷則保存在《二

刻拍案驚奇》中，該書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本書依據影印的尚友堂刊本，按照四十卷目錄整理。全書的眉批和行側批共一一六四條，均全文收入，以①②③……順序引錄，附於每卷之後。正文的校記，則採用「當頁注」的方式，以「（一）」（二）」（三）」……順序列出。本書的整理，曾參考了李田意先生輯校的香港友聯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六七年排印本和章培恒教授整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排印本，法國科學研究中心陳慶浩教授和香港梅節先生曾在資料方面給予了熱情的幫助，在此一併表示真摯的謝意。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石昌渝於北京

目錄

卷之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羆龍殼	一
卷之二	姚滴珠避羞惹羞	鄭月娥將錯就錯	二五
卷之三	劉東山誇技順城門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五〇
卷之四	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岡縱譚俠	五三
卷之五	感神媒張德容遇虎	湊吉日裴越客乘龍	七六
卷之六	酒下酒趙尼媼迷花	機中機賣秀才報怨	九一
卷之七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禪闕異法	一二五
卷之八	烏將軍一飯必酬	陳大郎三人重會	二九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鞦韆會	清安寺夫婦笑啼緣	一四五
卷之十	韓秀才乘亂聘嬌妻	吳太守憐才主姻簿	一八六
卷之十一	惡船家計賺假屍銀	狠僕人誤投真命狀	一七五
卷之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賓	蔣震脚片言得婦	一九六

卷十三	趙六老舐犢喪殘生	張知縣誅梟成鐵案	二二〇
卷十四	酒謀財于郊肆惡	鬼對案楊化借屍	二二六
卷十五	衛朝奉狠心盤貴產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	二三九
卷十六	張溜兒熟布迷魂局	陸蕙娘立決到頭緣	二五五
卷十七	西山觀設錄度亡魂	開封府備棺追活命	二七〇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還	富翁千金一笑	二八四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夢中言	謝小娥智擒船上盜	二九四
卷二十	李克讓竟達空函	劉元普雙生實子	三〇四
卷二十一	袁尚寶相術動名卿	鄭舍人陰功叨世爵	三二二
卷二十二	錢多處白丁橫帶	運退時刺史當稍	三六五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願	小姨病起續前緣	四〇二
卷二十四	鹽官邑老魔魅色	會骸山大士誅邪	四二〇
卷二十五	趙司戶千里遺音	蘇小娟一詩正果	四三八
卷二十六	奪風情村婦捐軀	假天語幕僚斷獄	四五三
卷二十七	顧阿秀喜捨檀那物	崔俊臣巧會芙蓉屏	四七二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談舊蹟	玉虛尊者悟前身	四九三
卷二十九	通閩闖堅心燈火	鬧閩圖捷報旗鈴	五〇六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參軍冤報生前	五四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術成姦	周經歷因姦破賊	五四七
卷三十二	喬兌換胡子宣淫	顯報施卧師人定	五八二
卷三十三	張員外義撫螟蛉子	包龍圖智賺合同文	六〇〇
卷三十四	聞人生野戰翠浮庵	靜觀尼晝錦黃沙街	六二五
卷三十五	訴窮漢暫掌別人錢	看財奴刁買冤家主	六四一
卷三十六	東廊僧怠招魔	黑衣盜奸生殺	六六二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殺衆生	鄆州司馬冥全內侄	六七八
卷三十八	占家財狠婿妒侄	延親脈孝女藏兒	六九〇
卷三十九	喬勢天師攘旱魃	秉誠縣令召甘霖	七〇六
卷四十	華陰道獨逢異客	江陵郡三拆仙書	七二三
附錄一	拍案驚奇序（即空觀主人）		七四一
附錄二	拍案驚奇凡例計五則（即空觀主人）		七四三

拍案驚奇卷之一

轉運漢遇巧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

詞云：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春夢，

紅塵多少奇材？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見在。

這首詞乃宋朱希真所作，詞寄《西江月》，單道着人生功名富貴，總有天數，不如圖一個見前快活。試看往古來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傑！該富的不得富，該貴的不得貴。能文的倚馬千言，用不着時，幾張紙蓋不完醬瓿；能武的穿楊百步，用不着時，幾鏃箭煮不熟飯鍋①。極至那癡呆懵懂，生來有福分的，隨他文學低淺，也會發科發甲，隨他武藝庸常，也會大請大受。真所謂時也，運也，命也。俗語有兩句道得好：「命若窮，掘着黃金化做銅；命若富，拾着白紙變成布。」總來只聽掌命司顛之倒之。所以吳彥高又有詞云：「造化小兒無定據。翻來覆去，倒橫直豎，眼兒都如許。」僧晦庵亦有詞云：「誰不願黃金屋？誰不願千鍾粟？算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使心機閑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蘇東坡亦有詞云：「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着甚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這幾位名人，說來說去，都是一個意思，總不如古語

云：「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說話的，依你說來，不須能文善武，懶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須經商立業，敗壞的也只消天掙與家緣。却不把人間向上的心都冷了①？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懶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該賤，出了敗壞的人，也就是命中該窮。此是常理②。却又自有轉眼貧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且聽說一人，乃是宋朝汴京人氏，姓金，雙名維厚，乃是經紀行中人。少不得朝晨起早，晚夕眠遲，睡醒來千思想，萬算計，揀有便宜的纔做③。後來家事掙得從容了，他便思想④一個久遠方法：手頭用來用去的，只是那散碎銀子，若是上兩塊頭好銀，便存着不動，約得百兩，便鑄成一大錠，把一絲紅線，結成一絡，繫在錠腰，放在枕邊，夜來摩弄一番⑤，方纔睡下。積了一生，整整鑄成八錠，以後也就隨來隨去，再積不成百兩，他也罷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壽旦。四子置酒上壽，金老見了四子躑躑踴踴，心中喜歡⑥。便對四子說道：「我靠皇天覆庇，雖則勞碌一生，家事儘可度日。況我平日留心，有鑄成八大錠銀子，永不動用的，在我枕邊，見將絨纔做對兒結着。今將揀個好日子，分與爾等，每人一對，做個鎮家之寶。」四子喜謝，盡歡而散。

是夜金老帶些酒意，點燈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個大錠，白晃晃排在枕邊。摸了幾摸⑦，哈哈地笑了一聲，睡下去了。睡未安穩，只聽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響，心疑有賊。又細聽看，恰像欲前不前相讓一般。床前燈火微明，揭帳一看，只見八個大漢，身穿白衣，腰繫紅帶，曲躬而前

曰：「某等兄弟，天數派定，宜在君家聽令。今蒙我翁過愛，擡舉成人，不煩役使，珍重多年，冥數將滿。待翁歸天後，再覓去向。今聞我翁目下將以我等分役諸郎君。我等與郎君輩原無前緣，故此先來告別，往某縣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後緣未盡，還可一面。」語畢，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喫了一驚。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腳趕去。遠遠見八人出了房門，金老趕得性急，絆了房檻，撲的跌倒，颯然驚醒，乃是南柯一夢。急起挑燈明亮，點照枕邊，已不見了八個大鏡。細思夢中所言，句句是實。嘆了一口氣，哽咽了一會，道：「不信我苦積一世，却沒分與兒子每受用，到是別人家的！明明說有地方姓名，且慢慢尋下落則個。」一夜不睡。

次早起來，與兒子每說知。兒子中也有驚駭的，也有疑惑的。驚駭的道：「不該是我們手裡東西，眼見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歡喜中說話，失許了我們。回想轉來，一時間就割捨得分散了，造此鬼話，也不見得。」

金老看見兒子們疑信不等，急急要驗個實話。遂訪至某縣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門進去，只見堂前燈燭煒煌，三牲福物，正在那裡獻神。金老便開口問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報知，請主人出來。主人王老見金老，揖坐了，問其來因。金老道：「老漢有一疑事，特造上宅來問消息。今見上宅正在此獻神，必有所謂，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買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見八個白衣大漢，腰繫紅束，對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緣盡，來投身宅上。』言畢，俱鑽入床下。寒荆驚出了一身冷汗，身體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塵中得銀八大錠，多用紅絨繫腰，不知是那裡來的。此皆神天福祐，故此買福物酬謝。」

今我丈來問，莫非曉得些來歷麼？」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漢一生所積，因前日也做了一夢，就不見了。夢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確，故得訪尋到此。可見天數已定，老漢也無怨處。但只取出二看，也完了老漢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進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個盤來，每盤兩錠，多是紅絨繫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睜睜無計所奈，不覺撲簌簌吊下淚來。撫摩一番道：「老漢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

王老雖然叫安童仍舊拿了進去，心裡見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兩零銀封了，送與金老作別。金老道：「自家的東西尚無福，何須尊惠！」再三謙讓，必不肯受。王老強納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還了，一時摸個不着，面兒通紅，又被王老央不過，只得作揖別了。直至家中，對兒子們一一把前事說了，大家嘆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處，臨行送銀三兩。滿袖摸遍，並不見有，只說路中掉了。却元來金老推遜時，王老往袖裡亂塞，落在着外面一層袖中。袖有斷綫處，在王老家摸時，已自在脫綫處落在門檻邊了。客去掃門，仍舊是王老拾得。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不該是他的東西，不要說八百兩，就是三兩也得不去。該是他的東西，不要說八百兩，就是三兩也推不出。原有的倒無了，原無的倒有了，並不由人計較。

而今說一個人，在實地上行，步步不着，極貧極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夢不到的去處，得了一主沒頭沒腦錢財，變成巨富。從來稀有，亘古新聞。有詩爲證。

詩曰：

分內功名匣裡財，不關聰惠不開財。

果然命是財官格，海外猶能送寶來。

話說國朝成化年間，蘇州府長洲縣閭門外有一人，姓文，名實，字若虛。生來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學着便會。琴棋書畫，吹彈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間曾有人相他有巨萬之富^①。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營求生產，坐喫山空，將祖上遺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來。以後曉得家業有限，看見別人經商圖利的，時常獲利幾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見人說北京扇子好賣，他便合了一個夥計，置辦扇子起來。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將禮物求了名人詩畫，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搨了幾筆，便直上兩數銀子。中等的，自有一樣喬人，一隻手學寫了這幾家字畫，也就哄得人過，將假當真的買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來的。下等的，無金無字畫，將就賣幾十錢，也有對合利錢，是看得見的。揀個日子，裝了箱兒，到了北京。豈知北京那年，自交夏來，日日淋雨不晴，並無一毫暑氣，發市甚遲。交秋早涼，雖不見及時，幸喜天色却晴，有妝幌子弟，要買把蘇做的扇子，袖中籠着搖擺。來買時，開箱一看，只叫得苦。元來北京歷涉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濕之氣，鬧着扇上膠墨之性，弄做了個「合而言之」，揭不開^②。用力揭開，東粘一層，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畫值價錢者，一毫無用。止剩下等沒字白扇，是不壞的，能值幾何？將就賣了做盤費回家。本錢一空。

頻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連夥計也弄壞了。故此人起他一個混名，叫做「倒運漢」。不數年，把個家事乾圓潔淨了，連妻子也不曾娶得。終日間靠着些東塗西抹，東挨西撞，也濟不得甚事。但只是嘴頭子謊得來，會說會笑，朋友家喜歡他有趣，游耍去處

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況且他是大模大樣過來的，幫閑行裡又不十分入得隊。有憐他的，要薦他坐館教學，又有誠實人家嫌他是個雜板令。高不湊，低不就，打從幫閑的、處館的兩項人見了他，也就做鬼臉，把「倒運」兩字笑他，不在話下。

一日，有幾個走海泛貨的鄰近，做頭的無非是張大、李二、趙甲、錢乙一班人，共四十餘人，合了夥將行。他曉得了，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計皆無，便附了他們航海，看看海外風光，也不枉人生一世。」況且他們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憂柴憂米，也是快活。「正計較間，恰好張大躡將來。元來這個張大，名喚張乘運，專一做海外生意，眼裡認得奇珍異寶，又且秉性爽快，肯扶持好人，所以鄉里起他一個混名，叫張識貨。文若虛見了，便把此意一一與他說了。張大道：「好，好。我們在海船裡頭不耐煩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說說笑笑，有甚難過的日子？我們衆兄弟料想多是喜歡的。只是一件，我們多有貨物將去，兄並無所有，覺得空了一番往返，也可惜了。待我們大家計較，多少湊些出來助你，將就置些東西去也好。」文若虛便道：「多謝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張大道：「且說說看。」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個書目先生，敲着「報君知」走將來。文若虛伸手順袋裡摸了一個錢，扯他一卦，問問財氣看。先生道：「此卦非凡，有百十分財氣，不是小可。」文若虛自想道：「我只要搭去海外要要，混過日子罷了，那裡是我做得着的生意？要甚麼資助？就資助得來，能有多少？便直恁地財爻動！這先生也是混賬。」

只見張大氣忿忿走來，說道：「說着錢，便無緣。這些人好笑！說道你去，無不喜歡，說到

助銀，沒一個則聲^②。今我同兩個好的弟兄，駢〔一〕湊得一兩銀子在此，也辦不成甚貨，憑你買些果子，船裡喫罷。口食之類，是在我們身上。」若虛稱謝不盡，接了銀子。張大先行，道：「快些收拾，就要開船了。」若虛道：「我沒甚收拾，隨後就來。」

手中拿了銀子，看了又笑，笑了又看，道：「置得甚貨麼？」信步走去，只見滿街上篋籃內盛着賣的：

紅如噴火，巨若懸星。皮未皺，尚有餘酸，霜未降，不可多得。元殊蘇井諸家樹，亦非李氏千頭奴。較廣似曰難兄，比福亦云具體。

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地暖土肥，與閩廣無異，所以廣橘、福橘播名天下，洞庭有一樣橘樹，絕與他相似，顏色正同，香氣亦同，止是初出時味略少酢〔二〕，後來熟了，却也甜美，比福橘之價，十分之一，名曰洞庭紅。若虛看見了，便思想道：「我一兩銀子，買得百斤有餘，在船可以解渴，又可分送一二，答衆人助我之意。」買成，裝上竹簍，雇一閑的，並行李挑了下船。衆人都拍手笑道：「文先生實貨來也。」文若虛羞慚無地，只得吞聲上船，再也不敢提起買橘的事。

開得船來，漸漸出了海口，只見：

銀濤捲雪，雪浪翻銀。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

三五日間，隨風漂去，也不覺過了多少路程。忽至一個地方，舟中望去，人烟湊聚，城郭巍峨，

〔一〕駢——當爲「拼」字之誤。〔二〕酢——當爲「酢」字之誤。

曉得是到了甚麼國都了。舟人把船撐入藏風避浪的小港內，釘了椿橛，下了鐵貓（一），纔好了。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元來是來過的所在，名曰吉零國。元來這邊中國貨物，拿到那邊，一倍就有三倍價。換了那邊貨物，帶到中國，也是如此。一往一回，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所以人都拚死走這條路。衆人多是做過交易的，各有熟識經紀、歇家、通事人等，各自上岸找尋，發貨去了，只留文若虛在船中看船。——路徑不熟，也無走處。

正悶坐間，猛可想起道：「我那一隻紅橘，自從到船中不曾開看，莫不人氣蒸爛了？趁着衆人不在（二），看看則個。」叫那水手在艙板底下翻將起來，打開了簍看時，面上多是好好的。放心不下，索性搬將出來，都擺在艙板上。也是合該發迹，時來福湊，擺得滿船紅焰焰的，遠遠望來，就是萬點火光，一天星斗。岸上走的人都攏將來，問道：「是甚麼好東西呀？」文若虛只不答應。看見中間有個把一點頭的，揀了出來，掐破就喫。岸上看的一發多了，驚笑道：「元來是喫得的！就中有個好事的，便來問價：『多少一個？』」文若虛不省得他們說話，船上人却曉得，就扯個謊哄他，豎起一個指頭，說：「要一錢一顆。」那問的人揭開長衣，露出那兜羅綿紅裹肚來，一手摸出銀錢一個來道：「買一個嘗嘗。」文若虛接了銀錢，手中等等看，約有兩把重。心下想道：「不知這些銀子要買多少，也不見秤秤，且先把一個與他看樣。」揀個大些的，紅得可愛的，遞一個上去。只見那個人接上手，擲了一擲道：「好東西呀！」撲地就劈開來，香氣撲鼻。連旁邊